

柏坡岭的新答卷（报告文学）

□邢建军

柏坡岭下，红旅小镇似一颗璀璨明珠，闪耀着动人的光彩。沉浸式实景演出《梦回西柏坡》正在这里如火如荼地上演，演员们以炉火纯青的精湛演技，形象还原了经典历史场景，让人身临其境。

1949年春，北方大地春寒料峭，却难掩阳气初生的蓬勃之势。辽阔的旷野之上，沙尘飞扬，为一段伟大征程的开启奏响序曲。

彼时，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即将告别这个承载着无数希望与奋斗的村庄——西柏坡。乡亲们纷纷赶来，眼中满是不舍，他们的目光追随着即将远行的队伍，心中满是对领袖的眷恋与敬意。毛泽东将此次历史性的出发，形象地比喻为“进京赶考”。

—
滹沱河在这里拐了个弯，前面就是西柏坡。

上世纪中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来到西柏坡，铺开解放战争的壮丽画卷。土地改革、三大战役、七届二中全会、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这一个个辉煌的历史瞬间，在这里定格成为世人仰视的丰碑。

历史为何选择了这样一个终年静卧于太行深处的小山村？在如今人们的眼中，西柏坡为何是中国特殊的红色地理标志，乃至人们红色情感皈依的精神圣地？

西柏坡地处太行山东麓，是华北平原通向太行山的重要通道。西柏坡距华北重镇石家庄只有65公里，如遇敌人进攻，可退居层层叠叠的太行山；如战局顺利，可直接东下大平原。

此时，中国革命正处于重大的转折时刻。在西柏坡，毛泽东、党中央胜利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革命胜利在即，进入北平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并把进京执政比喻为“赶考”。

这一页历史，永远镌刻在滹沱河畔、太行山麓。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他抚今追昔，语重心长地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巍巍柏坡岭，见证了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辉煌。

西柏坡村“两个务必”广场，年已八旬、裹着白头巾的老党员闫青海经常来到这里，重温红色历史，喜看沧桑巨变。

闫青海是董必武在西柏坡时期房东的孩子，他是西柏坡发展变化的见证者。新中国成立后，为修建岗南水库，西柏坡村与中共中央旧址一起搬上了土地贫瘠的高岗旱岭，人均不足几分地。

闫青海喜欢给来西柏坡的人们讲故事，总是充满深情。如今，他的女儿闫文艳成为纪念馆的讲解员，接过了宣讲西柏坡故事的接力棒。

土屋泥房木格子窗，石片铺就的街巷，有喜鹊飞过。枣树下，一盘石碾，早晨的阳光很明媚。石碾转动，往事映入眼帘，恍若看见当年红枣，小米，布鞋……

“要在这里修水库，淹的是百姓的好日子，淹的是国家的粮食窝……”这是评剧电影《西柏坡》的一个场景，也是当时修建岗南水库时的真实写照。但困难没有吓倒勤劳勇敢的西柏坡人，他们重建家园，艰苦创业，特别是近年来，村民们因地制宜，发展旅游服务产业，全村86户人家，九成以上的家庭从事旅游服务走上了致富路。

在红旅小镇，民俗村落错落有致，实景演出震撼人心。更为重要的是，讲述西柏坡的故事，已深深烙印在大家心间，化作一种神圣的使命和无上荣耀。

近日翻看日历，一个湿漉漉的名字跳入眼帘——雨水，这两个字真够形象，好似瞬间蒙蒙无声的细雨让我浑身上下沾满了水珠。

雨水，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如果说立春是叩响了春天的门扉，那雨水则像是春天的少女正式推开了春天的大门并婀娜多姿地飘入春天广袤的田野，开始用纤纤玉指手持画笔，轻描淡晕地皴染春天渐渐明朗的姿色。《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数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之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也。”这说明，草木随着雨水地中阳气的升腾而开始渐渐抽出嫩芽，大地也冲破冬天的禁锢解冻苏醒。

此时，天气虽然好像还没有与冬天划清界限，常常让人感到还有挥之不去的寒意。可雨水一到，就觉得那风柔软了许多，不再硬生生地刺激，也不再直通地往怀里钻。放眼望，草色绿意似显非显。各种树木的枝条也开始酝酿萌芽。抬头看，岸边的柳枝已由干涩的褐

二

一条条柏油路、印花水泥路、石砌路宽敞笔直，街旁一个个小游园、景观台让人赏心悦目。

走在西柏坡镇南庄村，文明新风扑面而来而至。沿村大道两侧的固定宣传橱窗造型精美、内容新颖，崭新的红色标语让人备受鼓舞。

在西柏坡纪念馆的墙壁上，有一幅著名战地记者沙飞拍摄的经典照片《父母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照片的主人公刘汉兴，就是南庄人。

照片上，热血青年刘汉兴要去参加八路军，他胸前佩戴大红花，在这普通农家院里和父母告别，母亲还在嘱托着什么，他的妻子则露出依依不舍且有些羞涩的微笑……照片定格的一瞬间，蕴涵的却是平山红色的大背景。

1947年3月，刘少奇和朱德离开陕北，带领中央工委来到平山县西柏坡。当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进驻附近的南庄村。

“南庄的红色历史，至今让村里人津津乐道。”村党支部书记志强满脸自豪。

今年38岁的志强，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南庄人，通过多年打拼，他在冷库经营和鱼获销售市场上取得成功，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21年2月，回乡创业的志强当选为南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连同进入“两委”班子的其他4位年轻人，都是事业有成反哺家乡的大学生。

春日的阳光照耀在水库的水面上，微风吹过，平静的水面涌起一波一波细碎的涟漪，闪着橘红色的亮光，映照南庄的村舍上。

“在南庄人心头，中组部在俺们村办公的那段历史，有着鲜明的红色印记；这里也是俺们发展红色乡村游的重要支撑。”志强信心满怀，“我们就是要与西柏坡片区红色旅游有机融合，丰富南庄的旅游业态，让游客听红色故事，赏滹沱风光，吸引更多人来参观中组部旧址，接受红色教育。”

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积极和县委党校联手，从红色教育培训入手，依托中组部旧址，建成了参观讲解、电教片观看、红馆教室授课等内容的红色教育培训基地。

“借助老区扶持资金，在村集体闲置房屋顶安装15千瓦光伏发电设备，每年为村集体带来2万元左右收入，俺们在村里建设了200平米冷库，每年为村集体带来4.2万元收入。”志强一脸欣喜，“在保护传承好红色精神的同时，俺们还积极探索发展绿色产业。”志强手指处，是沿岗南水库风景靓丽的环水步道。

近年来，平山县以“生态立县、旅游兴县”为目标，探索红色文化与文旅融合的新路径，勠力同心续写崭新答卷。通过举办“平山红”大合唱等活动，推动红色文化与现代旅游深度融合，让红色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

打造“红色旅游首选地、休闲康养目

的地”，挖掘“红绿古温”特色资源，红色教育、太行山水、中山文化、温泉康养四个金字品牌熠熠生辉，温塘温泉康养、文都河水世界等重点项目正在推进，岗南星火大院、T-Villa温塘高端民宿等精品民宿精彩亮相，连续6年入选“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三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春日的光禄山，游客如织，热闹非凡。景区内，“平山红”大合唱、秧歌舞、柏坡腰鼓表演等节目精彩纷呈，引得游客纷纷驻足观看、拍照留念。

2024年5月，光禄山风景区建成开放，为前来平山旅游观光的各地游客提供了一个新的红色精神传承地和打卡地。

景区总面积7.9平方公里，建有平山县革命烈士纪念碑、平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南山坡华北军区诞生地旧址，以及利用原水泥厂打造的以“平山记忆”为主题的光禄山文化创意产业园，配套建设了游客服务中心、露营地、鹿禄园等旅游服务设施，是集红色教育、康体健身、乡村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区。

平山县革命烈士纪念碑，就坐落在这青山环抱间，庄严肃穆，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当地血火辉煌的奋斗历史，无声传唱着革命老区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

烈士纪念碑参照人民英雄纪念碑样体进行设计，融古纳今，气势恢宏。碑高26.48米，寓意平山县2648平方公里的面积、烈士与家乡的山河共存。四面碑体用5105块山东五莲红花岗岩砌筑，象征着5105位平山烈士永远活在全县人民心中。

光禄山，是一座光荣的山。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华北局、华北军区在这里成立。如今，登上光禄山，可远眺平山县城和碧波如带的滹沱河，追忆老区红色历史，感受平山发展新貌。

红色，是平山炫目的符号，也是这里独具鲜明的文化底色。坐落在山脚下的平山县革命历史纪念馆，以时间为主线，系统展示革命老区平山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发展历程，生动再现了平山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光辉历史。

齐彦文是平山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他参与了纪念馆的布展工作。他说，每次穿过展厅，都仿佛穿越到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与革命先辈进行心对心的交流，直观感受红色平山的光辉历程。

在光禄山风景区，公共设施暖心包容，少年讲解员清脆优雅的讲解，无一不感动着游客。

为了提升休闲文化体验和绿化景观，景区建设了一条全长6公里的登山步道，其中建设了1处悬挑、2处观景平台和4座观景亭，分别为英雄亭、团结亭、胜利亭、赶考亭，吸引了石家庄周边游客纷至沓来，与平山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来展开一场邂逅之旅。

四

一大早，迎着漫天朝霞，西柏坡镇北庄村党支部书记封红卷就来到位于打麦场前的村史馆。像往常一样，每个清晨，他都要在村里转上一遍，看看哪里需要修整，哪里需要完善。

封红卷担任村支部书记已经有十多年头了。他见证了北庄这个因修建岗南水库后靠的移民村，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巨大变化。村庄的一点一滴，都凝聚着他 and 乡亲们的心血和梦想。

当年，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从北庄村唱响，鼓舞和引导了亿万人民。

2021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北庄村全体党员回信，向乡亲们致以新春的祝福。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鼓舞和激励着老区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四年多来，北庄村牢记总书记嘱托，在发展的道路上奋起直追，以“企业+合作社+农户”方式，建起高标准日光温室园区、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和集休闲、采摘、观光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村里还通过“社会资本+政府补贴”模式，流转闲置农宅，打造精品民宿和“团结食堂”。

“如今，北庄村集体年收入超过1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2万元。”增收的喜悦不仅写在了村集体的“账本”上，更洋溢在封红卷幸福的笑脸上。

北庄村手工坊掌门人王亚梅是个“80后”，她是土生土长北庄人，2021年，在外事业有成的王亚梅回乡创业，她瞅准了传统布鞋这一产品。

“最后一尺步，用来做军装。”王亚梅想到了当年的拥军布鞋。为此，她考察了多个布鞋生产基地，从原材料到外观设计、从工艺培训到销售渠道，都深入一调研。手工坊顺应时代发展，学习网上销售，这些传统加时尚元素的布鞋一经上市就走俏市场。

如今，手工坊成为妇女姐妹们奔向富裕的幸福作坊。生意红红火火，大家的精气神儿更高了。手工坊的女人们热情参与村里的“美丽庭院”创建和“最美家庭”评比，争当好婆媳、好邻居、好妻子，以家庭和美实现北庄村的团结和谐，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像北庄村一样，西柏坡镇有很多村搞起了家庭旅馆和农家乐，办起了饭店，做起了旅游纪念品的小生意……梁家沟村还建起了西柏坡红旅小镇和生态停车场，入驻商户近百家。如今，宽敞整洁的街巷，错落有致的民居，绿茵鲜花环抱的庭院，已成为西柏坡人的新“标配”。

几十年过去了，雄伟的柏坡岭依然苍翠。

这片红色的土地，激荡着革命历史的豪情，孕育出景色秀美的山川，沉淀着红色文化的底蕴。

这里的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河流，都承载着光荣的记忆。巍巍太行，滔滔滹沱，见证着西柏坡的历史与未来。

织出一幅人勤春来早的生机勃勃的美好画卷。

一帘新雨后，人间又逢春。历代文人墨客都把雨水时节视为春之抒怀的载体，留下了千古诵唱的不朽篇章。“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用韩愈的诗描绘这个时节的春雨春色，可谓恰到好处，个中意境只能用心去体验来体会。“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诗圣杜甫春夜喜雨的千古绝唱可谓细致入微、入耳入脑，入心入肺。还有“沾衣欲湿杏花雨，拂面不寒杨柳风”“昨夜一霎雨，天意苏群物。何物最先知，虚庭草争出”，这些沁着千年雨水，表达万物复苏、富有生机活力、清新丽质赞扬春天的美好诗句，就像一个又一个如露如珠的雨滴轻轻飘洒于我们枯燥的心田，润泽我们生命的情趣。

雨水润春，润在大地，润在草木，润在心田。相信，因雨水到来，人们的日子会越发饱满，因雨水的挑逗，桃李含苞，樱花盛开，沁人心脾，激荡人心的一个风情万种的春天正向我们款款走来！

二十四泉明月夜

□米丽宏

太行山脚下的临城，隶属于“太行泉城”邢台市。跟那台的“百泉”泉系并列，临城的泉属于石鼓泉泉系，水系流域面积692平方公里。

因地处太行山和华北平原过渡地带，山前大断裂阻碍了地下岩溶水东流，水流回返，受压上涌，形成了众多的泉水。石鼓泉泉系有二十四处有名字的泉，还有无数没名字的泉。临城人张口就能道来的有：一线泉、石鼓泉、桃源洞泉、马王泉、青龙泉、狗刨泉、老祖洞泉、牛屁股泉、南禅林寺泉、中禅林寺泉、仙人岩泉、肚脐尖儿泉、东羊泉、西羊泉、老泉、冷水泉、彭家泉、挟泉、柳泉、暖泉、圣井泉、狐乳泉……

这琳琅琅琅、清清凉亮的泉，或在峰顶、或在山腰，或在洞前、或在村口，或在庙宇、或在山坳，或在田头、或在背兜……其中有一眼，竟从窟窿山半山腰古老山洞的石佛底座下脉脉涌溢；有一眼，从县境最高的三峰山蜿蜒俯冲，纵身跃下，挂一道细细雪练；有一眼，穿越山谷、钻透青石，自石雕老龙头的嘴里，潺潺下泻；有一眼，默默无声如一只鸟巢，泊着大小如脸盆一汪水，舀了还有，舀了还有，总也舀不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众多的泉尚未枯竭。行走田野间，视线所及，常有一线或一泊亮亮的泉。那叮咚微声，像怯怯的鸟叫。我们上山拾柴、刨药材，下地拾麦、拾谷穗，口渴了，就跑向水边，俯身下去，两手一掬，亮晶晶的泉水就捧在了手里，咕嘟咕嘟喝进肚，沁凉甘甜。有时候渴极，直接趴泉边，撅起屁股，把嘴伸到水里，像小牛饮水，那个欢畅啊……

那时候，田野里有泉，有野果，有虫，有动物，有故事，有无边的奥秘，生活虽苦却也不生愁滋味。日色水光，映照着瘦弱、黧黑的脸；流水逶迤，冰洁如月，引得孩子们总流连在百泉千溪的水边。洗头，洗衣，捉鱼，捞虾。远山的树，河岸的草，山野热风，田园庄稼，都安静如溪边的河石。耳边只有水声潺潺。那些葱葱的水草，在流水不停歇的轻摇中，瑟缩摇摆，好像绿绿的小心事。

溪水里游鱼很多，透明的虾米一群一群。伸手想捉，指头刚到河面，虾已触电般闪开。有小螃蟹，山核桃大小，在水中横身游弋而来，未及伸手，已没入河石缝隙间。

那么多泉不请自来，好像是大地情不自禁的倾诉。那从地脉里走出的清水，该是来自地老天荒的胸膛或者深沉无边的情感。

在老家都庄教书的那些年头，逢腊月迎年，当家女人们都会用挎背了脏衣服，到青龙寨山脚暖泉里去清洗。我也总趁着娃晨睡未醒，收拾收拾就出了门。拂晓时分，天色混沌，二里地走尽，来到大坝底下的泉边。水边一笼白汽里，早已围裹了带水音的捶衣声和女人们的说笑声。

一同去的婶子开玩笑道：“怎么？你们半夜就来啦？都是长着夜眼的吗？也不让暖泉歇会儿？”

“哎呀，这宝水，谁不惦着？井水还不及它热乎哩。”我俩只好往下游另辟浣洗之处。支起四块石头，坐一块，踏两块，另有一块平整大石，支稳了用来搓洗。

这盈盈一潭，涓涓一泓，无止无尽涌出的泉，多像一种不太盛大却天长地久的天赐恩典啊。

我也见过高高山上的泉。那年在蝎子沟，公务之余去爬山。“日高人漫思泉”之际，忽在山顶一块巨石跟儿，寻到一窠泛着水花的小泉井。清清盈盈，安安静静，小不及尺，却有半人深。俯身够不着，手捧够不着，四下搜寻，发现草丛里一个硕大蓝花碗。我们迫不及待舀泉来喝，深感山水盛情、人间美意，莫过于此。

前些日子，去寻访驾遵村白云寺。厚雪未消，日光明艳，我们在莲花山山脚也遇到一汪泉。雪野里，泉周边被呆白衬着，泉倒像加了黑框。一团白汽，袅袅扬扬升腾着。巴头去看，水里有初升暖阳，有天上的云，有四围的山，一幅微型河山图。

我有时想，那众多的泉眼，分明是山城儿女的好眼眸、好嗓音；我甚至能想象泉水深处，藏着一颗淳朴透明的大地之心。

若能沿那些泉眼走下去，说不定会找到深藏地底的古代的源头。它们或许与一个神话有关，与一首古诗有关，与一场远比历史更古老的地质事件或天文事件有关。

然而，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二十四泉大部分都曾隐匿枯竭；如同眼睛失明，歌喉失声，一篇字字珠玑美文戛然而止，空留一部部断章残篇。

所幸，政府部门实施了严禁控制开采地下水的种种措施，加上近年来南水北调补水，二十四泉，又先后复涌。它们擦去阴翳，泛起明亮的眼波，吟唱着清扬的歌谣，直把水汽氤氲进了人的梦里。

想那三五之夜，月明如昼，在七山二水分田的临城地面上，二十四处泉眼，水光月色折射交汇，光点熠熠，何等迷离梦幻。

有二十四泉汨汨流淌，我的故乡，就会比别的地方多出许多骄傲。因为，泉里有诗，有故事，有念想，有历史，有变迁，有秘密，还有——透明的希望。

随笔

雨水

□刘志中

色，变为一层如绿毡蘸了水再轻轻涂抹得浅浅的淡绿。低头瞧，暖融融的阳光也在无声无息间，把冰雪封冻的河水洇成为泛着层层涟漪的明晃晃的静湖。厚厚的雪被下的麦苗，也都高兴地支撑起水嫩嫩葱绿色的条叶开始返青，一大片一大片犹如铺着绿色地毯的麦田，真的好像经过一冬的沐浴，刹那间精神百倍地溶入在风轻明朗的天地间。越冬的油菜、菠菜、大蒜等世间万物也都跟着生机勃勃起来。若是再登往高处极目四望，远处，一树梅花灼灼其华，摇曳生辉；近处，溪水欢快地流淌，“春江水暖鸭先知”，几只鸭子早已下水嬉戏，正在“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喧嚣热闹中闭上眼睛，仿佛看见新燕归来，或衔泥筑巢，或飞到向阳枝上啁啾细语。大朵大朵的